

第四屆香港文博會聚焦「AI 賦能文化出海」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丁寧、黃子龍、崔滢報道：第四屆香港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香港文博會）即日起至5月18日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涵蓋「第五屆「一帶一路」國家文化藝術交流博覽會」、「第八屆香港國際藝術及收藏品博覽會」及「2026中國數字創意博覽會」，展出數字文旅、數字新媒體藝術、國潮文創、非遺等，同期舉辦多場講座、表演，以及比賽等活動。首屆香港國際AI電影節亦同時舉行。

本屆香港文博會以「AI賦能，文化出海」為主題，為政府、企業和創作力量搭建融通中外、輻射全球的平台，探尋文化自信的現代表達，繪製數字時代文化出海的嶄新圖景。

本屆香港文博會由香港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組委會主辦，中國廣播電視社會組織聯合會、紫荊文化集團和中宣部五洲傳播中心指導，展出面積達5萬平方米，設置8大主題展館，匯聚逾千家參展商。香港文博會通過展覽、交流、論壇、研討會等

形式，深度開創文化產業的創意潛力，促進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國際化轉型，為文化產業的發展開闢新的國際市場。

首屆香港國際AI電影節同期舉行

本屆展會最大創新亮點之一是全新增設的首屆香港國際AI電影節。「本屆電影節以『算法為筆，以人為本，光影同微』為核心理念，打造集評獎、展映、論壇、創投、簽約、圓桌會議、聯合實驗室、專題展覽於一體的國際化專業交流平台，深耕AI技術與影視藝術融合賽道，致力於樹立全球AI影像創作的行業標杆。」香港文博會組委會執行主席皮取兵說。

「如今AI技術正為影視行業注入全新可能，甚至可能帶來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國電影家協會第十屆副主席任仲倫指，影視行業選擇擁抱變化、迎接挑戰，深入研究AI技術為行業帶來的所有價值與可能。「首屆香港國際AI電影節因此應運而生，相

信AI技術具有強大的創造力，但更堅信藝術蘊含人性與人情的永恆生命力。」他期待以算法為工具、以創新為靈魂、更以人為本，創作出更多優秀作品。

另外，歷屆文博會的國際館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參展商：不僅有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的意大利、匈牙利、俄羅斯，也有東南亞展商如菲律賓、緬甸分別展示藝術作品及玉石珠寶，還有伊朗、巴基斯坦等國家展示深厚文化底蘊，以及來自非洲的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南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的藝術品及旅遊資訊。此外，來自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大洋洲的新西蘭也為展會增添了多元色彩。各國展商呈現其獨具魅力的藝術精品與深厚文化傳統，共同編織出一幅精彩的世界文化畫卷。

過去兩天中，包括香港大學教授Derek Collins、香港製衣業訓練局委員陳育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黃家和等多位不同領域藝術專家參與現場設立的主旨演講及圓桌分享會。在AI賦能

創新環節，香港導演唐季禮亦進行主題分享，連同其他推介和展示，共同講述人工智慧技術對文旅產業的深度構構，推動行業實現從「風景」到「場景」、從「觀賞」到「體驗」的提質升級。在地方文旅推介環節，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信陽航空職業學院、洛陽師範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等高校，圍繞AI與微短劇出海項目展開交流，與業界同台呈現新一代複合型人才的加速成長。



▲第四屆香港文博會即日起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王素款《畫樓曉妝圖》。

夢裏尋她

仕女圖中的古代生活密碼

汲寶齋

「她們」是縹緲空靈的神女仙娥、承載道德教諭的節婦烈女、雍容嫺雅的宮闈貴婦、滿懷愁怨的閨中女子、才情卓絕的紅顏佳人；「她們」有的留下了名字，如木蘭、昭君、文姬，有的則沒有具體姓名，被泛稱為「閨秀」「賢媛」「農婦」「烈女」……「她們」正是中國古代繪畫「仕女畫」中的主角。「夢裏尋她——中國傳統繪畫中的女性時空疊影」展覽即日起至7月31日於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舉辦，79件/套院藏傳統中國畫作品，以「空間敘事」與「生命階段」為雙重脈絡，引領觀眾走進畫中女子的浮生過往，探尋仕女圖裏的古代女性生活密碼。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廣州報道



▲「夢裏尋她」展覽即日起至7月31日於廣州舉辦。



▲蔣蓮《雙妹觀書圖》。



▲改琦《修竹仕女圖》。

「仕女畫」是中國傳統人物畫的重要分支，形成於兩晉時期，成熟於唐代，以描繪古代女性

形象為核心，涵蓋工筆重彩、淡彩及寫意等技法體系。本次展覽引入「女性空間」的學術視角，將鏡頭拉遠：不是看一個孤立的人，而是看她如何活在自己所處的空間裏。閨閣欄杆、庭院花木、宅內織機、案頭書卷……畫中女性與建築環境、山水景物、敘事情節共存互動，這些空間元素並非單純點綴，亦是解讀古代女性生活的符碼。

展覽還打破了按畫科、年代排列的常規做法，將宗教神話、歷史故事、宮闈仕女、風俗勞作、道德教諭等不同類型的作品全部打散，重新放進一條女性生命歷程的時間線中，為此，展覽通過「憑欄·待字」「遊園·春思」「安宅·持家」「祠越·共羽」四部曲，勾勒古代女性從閨中情思、婚戀社交到持家勞作、精神突圍的生命軌跡，以多元畫境盡可能鋪展廣闊的古代女性生活與精神世界，勾勒出一個超越時代的女性生活圖景。

待字閨中 心遊物外

古代女子的生活，要從一方幽深的閨房開始。所謂「待字閨中」，便是指少女們終日被藏於深閨。在中國傳統繪畫的「仕女圖」中，閨閣女性的形象常被置於一種精心設計的場景之中，如欄杆、窗櫺、簾幕、小室等；畫中人或憑欄而立，或臨窗獨坐，或於房中執卷、對鏡、靜思，目光卻穿過重樓飛檐，望向不可及的遠方，姿態優雅卻又格外孤獨。「身在閨閣，心遊物外」，是這些仕女畫的其中一個特點，畫面既是她們安身起居的真實場域，又展示了無形的邊界——欄杆劃分活動邊界，窗櫺框定視野範圍，閨房限定日常軌跡。

正如王素款的《畫樓曉妝圖》。王素與改琦、顧洛並稱「晚清人物畫三大大家」，其筆下仕女構圖多取自私家園林生活場景，畫風清淡雅逸、蘊情含蓄。這次展出的《畫樓曉妝圖》雖是仿王素款的託名之作，但作品承襲了王素仕女畫「以日常之景寫幽微之情」的藝術格調，刻畫了古代女子深居簡出的日常實態與隱秘心緒。

民國畫家穆續華於1936年創作的扇面《鸚鵡傳語圖》中，只見亭閣掩映在滿園樹木山石後，一女子倚着欄杆，手持紙扇，慵懶地靠着椅背，眼神微微向上，望向不遠處的鸚鵡，欲言又止，似乎是透過籠中鳥反思自己的生活，又像是在期待着詩意的遠方。



▲穆續華《鸚鵡傳語圖》。

「夢裏尋她」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7月31日
地點：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三樓4、5、6號廳
觀眾免費入場參觀

百工有女 採桑織布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古代女子全靠男子養活。在傳統繪畫裏，多描繪雍容富貴的貴婦、悠然採桑的老嫗。然而，在真實的古代生活場景中，許多家庭要靠女性織布、採桑、刺繡等勞作維持生計，織機聲從早響到晚，一家人溫飽才有了着落，丈夫的功名，也是這梭子一下一下織出來的。她們生兒育女、辛苦持家，操勞家庭大小事務，其勞動不僅滿足家庭之需，也是國家賦稅的重要來源，她們的付出，不應該被忽視。

在本次展覽中，蘇仁山的《女耕田行》詩意圖描繪的正是二女代耕場景。蘇仁山是嶺南畫家，其筆下人物造型與體態動作處處隨意點畫勾勒，無一處不與社會生活中的眾生相相融合。《女耕田行》畫面既呼應唐代詩人戴叔倫《女耕田行》「誰家二女種新穀」的詩意，也對應《明史·列女傳》中劉氏姊妹「代父耕作、誓不嫁守墓」的史實，盡顯女性堅韌品格。

任頤《教讀圖》則重點刻畫慈母柔美的面容。任頤即任伯年，是「海上畫派」中的佼佼者，「海派四傑」之一。《教讀圖》是任頤早期作品，畫中人物造型基本以白描線條表現，略施暈染以表現體積感，色彩使用節制，婦女衣飾樸素，卻自帶淡雅書卷氣。



▲蘇仁山《女耕田行》詩意圖。

▲任頤《教讀圖》。

走出深閨 堅韌勇毅

從深閨走到庭院，從庭院走到市井、郊野，在古代仕女圖中，女性並非單一的柔弱形象，《四烈婦圖冊·刺虎救夫》中的胡氏，就是古代女性堅韌勇毅的代表之一。軍士劉平之攜妻胡氏與幼子在赴任途中遇虎。當丈夫被困，胡氏徒手撲上前去，死死拉住虎腿——血肉之軀，就敢與猛獸相搏，這樣的女子又豈是「柔弱」二字可以定義？

古代仕女圖中，不僅有胡氏，還有木蘭、昭君、文姬……有勇有謀的她們，從代代相傳的故事裏走出來，穿越黃沙，走過漫漫征程，在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在畫中留下身影，也留下了千百年來「她」力量的最強音。



▲《四烈婦圖冊·刺虎救夫》。

部分圖片：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